仁廟御製 批荅附

仁廟行狀磨勘時

王大妃以御製草八幅下之卽

仁廟少日爲世子時所製詩文

其箋文曰世子臣某恭遇 誕辰不勝慶忭謹

奉箋稱賀者伏以

電繞星樞合千齡之熈運虹流華渚昌萬福之宏休

賀盞朝臣歡均黎庶恭惟

主上殿下堯仁舜哲湯敬禹勤膺曆數而在躬垂衣
裳以致治惟天爲大宜蕩蕩之難名如日斯升固輝
輝之徧照伏念臣猥將庸質叨側儲闈端遇昌辰願
獻嵩恒之壽祇成喜頌徒陳犬馬之懷

進

中廟誕日詩曰

誕彌佳節屆重協太平年五色卿雲裏百工抃舞前
頌聲盈廣宇壽斝薦華筵此日欣遭遇祝祺似泰巓

金麟厚集 孝陵在東宮時於 大殿誕日有
御製律詩謹拜和之 龍飛四十載鵠立兩三年
春色銀觴裏烟華 玉殿前煌煌瞻 御座
穆穆侍 経筵無復随弓劒如今雪满巔

進

大殿春帖字曰
葭管飛灰節三陽協聖時 君心唯有正天道亦無
私瑞霧青空繞華幡紫闥垂微臣逢令節祈筭自能
知
臘盡春回斗轉東三陽佳節又来通祥雲靄靄金門

上瑞日輝輝玉殿中青韭盤盤香政動銀幡處處燦相同太平 聖代明良際但祝吾 王壽極崇

又

堯庭開瑞莢舜殿藹禎雲禁苑韶光滿龍池化日分

又

令節臣民歌頌齊祥雲遍繞殿東西深仁千載超唐漢 聖德難濡一筆題

杓指東方節號新風雲佳會是良辰樓邊浮舞啣書

鳳苑裏遊嘶褭德麟白雪將殘知送臘青芽欲吐覺
迎春年年每被殊恩渥祝福端宜駑劣身

又

木德方臨日御雲繞碧空堯衢含哺裏舜殿獻歌中
彩燕搖因節粧幡動應風　君臣相慶會眉壽享吾
東

春入宮中晝漏長呈祥獻瑞徧無方微臣更遇三陽
節敬進椒醪滿玉觴

臘殘逢令節叅氣協明時臣庶齊聲祝應知萬壽遲

又進

中殿春帖字曰

令節宮庭寶露霑從知 聖姒李虞謙祥爐周繞金
樓裏瑞旭長昭玉殿簷禁苑梅枝思皓潔御溝柳樹
欲黃纖徽音遠播窮閻巷澤被凡彙臣與尖
暖律回佳節東風入殿邊冶閨追姒德補袞邁姜賢
邀福應如岳佳祥亦似川菜芽新甲拆知是孟春天

又

喜遇佳辰祝壽長祥曦照殿動清光關雎允續周家
姒懿德從闈達四方

苑上條風暢殿頭瑞霧凝壺儀踰鄧馬敬想茂禧膺

又

葭管灰飛日韶光處處生關雎歌盛德樛木頌仁聲
柳眼浮金媚梅腮拆玉明微臣逢令節徒祝永安平
令朝斗覺始陽春鳳闕龍墀物色新懿範徽音邇遐

徧嵩呼鼎沸揔臣人

以福城君嵋事上疏

伏以天顯之親一氣之分喘息呼吸相為流通友愛之情自不容已雖或非常之變出於慮外而古之人猶有以恩掩之者也往者嵋之事臣年幼未能詳知其首末然其禍之慘所不忍言妖孼之作雖曰朴氏嵋也焉得以知之竄在遐裔亦云過矣厥後又興大獄母子相踵而死洪礪亦隕杖下變故之極古所罕

聞其於兄弟間爲如何耶死者旣以已矣而嵋之一
女棄在民間與庶人無異孩提之女亦何罪焉此又
痛心者也二翁主年少女子不預其事明矣屬籍亦
絶思之至此不覺流涕由臣一身而兄弟之變至於
如此此臣平日怛懷痛悼者也孟軻有言曰身爲天
子弟爲匹夫可乎今臣侍居東宮 天寵極矣而使
二姊一姪尚班下賤反躬思之顔厚有忸怩仁人之
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如臣者有

何怨怒於兄弟而不得親愛乎至於籩豆之儐飲酒之飫亦不得和樂且湛則惻然之念益切於中前次微達是意未蒙 允命更達微衷以瀆 聖聰伏願垂憐焉仁廟幼時有庶母朴氏挾妖術謀欲危仁廟事覺 中廟大怒即命竄殛而其子嵋及二女亦得罪 仁廟及長始知之手為疏以訟其冤 中廟乃感而從之外人初不知有疏久而後得見此疏情辭俱到非 上聖德之才局能及此

中廟大漸時祝天祭文

伏以天鑑孔明有誠必格今某德雖甚涼不足動物

然至於君臣父子之間情義俱到迫切之懷自不容
已惟我　主上自前月間得疝苦吟累日不能下氣
僅得下氣熱又為患藥餌之救極盡其力乍寧乍發
氣候不常彌留至今未有痊愈焚膓熱中呼籲曷極
天乎天乎今當　聖明之時而使懲攝之憂如此其
久苦耶伏願明神冥佑默扶俾　上體即寧享壽如
岡焉居高聽卑其理昭然肆竭　悰敢薦香幣伏惟
尚歆

中廟昇遐親製祭文

天地覆載品物以生父母顧復子支以成一髮一膚皆有所受自孩至長養專且久凡有血氣其孰無是矧臣昏塞倍荷 天賜生未浹旬奄棄慈侍零丁無護殆不可遂雨露曲霑獲保殘軀叨侍青宮恩眷卓殊進趨 龍庭每接 玉音揆分難堪倍殫葵心方期罔陵永享無疆何料一夕遽罹大殃未半舜齡天何茫茫罔極之慟摧骨熏腸日月荏苒因山已卜只

如人或作人如

憑几遙亦將難覿天長地久怨慕則深聊爲菲奠庶垂俯臨

人蝨賦 此亦仁廟所製云似有所寓非偶然製之也

居無何之睢鄉還難名之一物謂獸類而非鼠角卞如人而形多闕兇形其頭凹陷其目有耳有口無聞無說手斷足喪蠢茲一肉匍匐而進請陳以臆曰天地無私禀余大德父生母育變余醜膜賴菲薄之無疵濫承風於漢宮敬巾櫛之是奉勤夙夜而在公知

日月（或作之）不可徵兮分定命之不同緣兮衣兮愧衛
妾之詩莊螽斯詵詵義同姒之尊王幸扁石之斯履
遺玉體於陋質情雖切於余慈實阿其帝骨故復
撫而成長有何心於亂嫡彼稚軀之類已非余（或作吾）
心之所期且為父而愛子豈須余而後知承天寵之
既渥妾亦知其招疑然避盈而辭滿在中人其猶難
翊妾婦之徇人豈敢近其天顔惟不辭之一責萬被
戮兮無悔謂余心之有他尚未難於易配況儲之

古或作口

一事機易運於幽昧在我口之陰囑奈四皓之空對
然恬侈而滅義是天討之所在遂安分而守正矣無
譏於當代君王忽其昇遐酷禍先於帝愛擯柔乾於
長陵骨肉血於宮內彼小子兮何如似當作知萬無意於
興廢秖以愛而尤忌積嫌決於一夕既取我子毋毀
我室休蚕織而辭朝併余命而肆毒舉常刑而未校
期設酷以屠戮既去視而蔽聰又鉗舌而除髮支體
分而異處俾彘居於人廁大豕過猶溺矣人孰不為

之掩臭衆囂囂而歸咎(或作咎余)謂觸禍之是宜苟余先出其謀天厭之天厭之所專寵之遠禍非我心之僭越兮雖類於狗彘實君王之所悅昔玉樓之同夢豈暫近於不潔哀三生之命薄極八難之人辱望故宮兮何許哀落雨兮不復君王兮旣逝弱子兮纔孩顧微命之獨存有何怙而何託使早得乎殉帝彼怨懟兮誰施嗟有命不可私兮向九原而莫之追姑逭喘於數日竟貽累於王家豈余身之憚殃痛創業之多

瑕當先帝之愛我豈期我以累德生不補於內政死
猶旋其君惡無面目之見帝生與死兮何故茫茫萬
古罹此酷者疇幾嗚呼嘻嘻樛木獨秀葛藟何依徽
音無嗣小星誰歌選卜失其窈窕國母定於姻婭競
尚美而逞色孰女德之能擇忌母儀於天下恣專房
之邪慾計已堅於取恃義頓絕於尊君身居紫殿行
同東門言之至此面目靦然二女之嬪孰後孰先俔
天之妹其男則百未聞殺一子而元嗣不易也未聞

婦而而字或作之字

除一媵而皇妃益尊也何若人之殘苛計何酷於獨存心爍移而嬖新雖舊婦而似怨事未舉而反之正豈必窮其報復丁一人之初陟情莫追兮罔極視昔日之愆恨慮何存於十一踈者為親怨者為恩一人之存空使心煩一人之去喜怒誰因先君之恩胥勗寡人有子有孫是從是仗雖所愛之在物宜亦愛而不喪況天顯之至愛敢須臾而斯忽貴遺體之是愛生彼已兮無別嗟哭夫之未年割所愛而不惜夫之

生兮此憤誰洩夫之死兮所願易得恬夫死而恣行彼何人斯戮無辜而快心彼何人斯無公事而慘刑彼何人斯報怨酬私豈在斯時苟無已於罪余族服闋而猶未晩且已往之不咎思一人而自反余雖無知豈不心感而誠服縱不軌之有謀謀不抑而自抑有何恬恃生心叛逆然則余無及嗣之禍后免嫉妬之惡易樹之意未著先君之亂本誰責嗟一念之未忍致三擧之俱失事極慘於一世名垂穢於竹帛使

九原而可作惟帝其愴惻天何長兮地何久雪是寃兮無日況況漢宮之夜蕭蕭楚雨之秋作刑餘之一鬼空哭嘯於梁丘言未訖而辭去若滂沱之漣漣尋飜然而夢覺惟漢史之在前

嘉靖乙巳太學生康惟善等上疏曰謹齋沐刳心百拜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士習之於國家所關重矣士習之正不正而國家之治亂於是判焉故士習正則趨向定而國家治士習不正則趨向未定而國

家亂為人主者可不思其所以治者而防其所以亂
者哉然而其所以正士習之方亦在乎人主之明其
好惡以示趨向之道然後在下之人亦有所觀感而
知所趨矣顧乃世下俗汚人情莫不以輪丸徇俗為
之當然故必也拈出時人之目所覩耳所聞者而進
退之以明其好惡然後人亦知其好惡之實而識其
所依歸也嗟乎當今之士習偷薄久矣可不究其所
以偷薄之源而正之乎臣等竊念趙光祖以豪傑之

才從事於聖賢之學風雲際會得遣我 先王求治之誠一心徇國期臻至治邦國不幸奸邪構禍使其愛君之臣憂國之士幷皆齎志長辭而吞恨於九泉之下有志之士孰不仰天椎心泣盡而繼之以血哉嗚呼先祖之學之正其所傳者有自來矣自少慨然有求道之志受業於金宏弼宏弼學於金宗直宗直之學傳於其父司藝淑滋淑滋之學傳於高麗臣吉再再之學得於鄭夢周夢周之學實爲吾東方之祖則

其學問之淵源類此其平居待人以和接物以誠事父盡其孝處兄弟極其友研窮益精踐履益篤大本旣立而功利之說不能滛故傷今而慕古貴王而賤伯公正之心方直之行不渝於金石而可質於神明則其行已之正類此及其見遇於 先王則感 先王愛士之心喜 先王待賢之誠以皐夔稷契之業責其身以二帝三王之治望其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徒知有其君不知有其身徒知有其國不知有其

家凡古之嘉言善政可行於今者無不建白焉凡今
之賢人吉士可用於時者無不薦用焉古者人生八
歲皆入小學故使初學者學之古者有三物八刑之
制故以藍田呂氏鄉約之法行之古者有賢良方正
直言極諫之科故制為薦擧之試則其事君之誠設
施之方類此其行己之正既如此其設施之方又如
此而 先王之倚眷益隆則如鬼如蜮憸邪媢嫉之類
將不得肆志於大陽之下故含沙石張機弩期伺其

隙而一裝焉則其不為所中者鮮矣嗚呼南袞沈貞李沆之罪可勝誅哉袞以媢嫉奸邪之毖而飾以文墨小技貞沆以貪毒兇巧之徒而聽袞嚬指見公論益張是非益明而賢邪之勢不可以兩立則相與謀為擯斥之術作為不經之讖黷黷之說熒惑 天聰中夜起事潛漏西門以驚動之天門九重下情難達事起倉卒情偽難辨 先王不得已而苟從其言初豈我 先王之志哉當是之時大學諸生排闥抗疏

號哭大庭爭囚禁府則光祖之無罪明矣士林之憤
菀極矣幸賴 先王之聖明特從末減之科而命之
曰汝等皆以侍從之臣上下同心期見至治汝等之
心非不善也近來處置朝廷之事似爲過誤使人心
不平故不得已罪之予之心亦豈安耶然則罪光祖
者豈 先王之志哉自是之後憸人植黨布滿要津
目以爲僞學爲詭激指以爲尚奇喜事爲變更舊章
凡一時之賢士大夫莫不鋤治而芟刈之噫茲數言

者豈非古今奸黨擠陷賢士之一穽乎尙奇喜事變

更舊章之謗前則司馬光之賢而不得免焉詭激僞

學之謗後則朱熹之聖而不得免焉況今末世奸邪

之無忌憚者欲構賢士之罪則何患無辭哉及我

先王追念先祖等之無罪而將欲爲收叙之計則如

袞貞沆輩陰嗾尹世貞黃李沃等無賴者數人上書

誣論托以爲布衣公論而置之重典世貞李沃之希

世論疏固無異於徐嚞之上書乞斬朱熹而當時之

奸人無有如謝深甫之抵書于地則其狠愎殘忍亦已甚矣臣等伏聞論命之議一决行路之人莫不涕泣失聲而哀其無辜則先祖之賢信於人深矣及其臨死從容顔色不亂但曰愛君如愛父憂國若憂家又曰白日臨下土昭昭照丹衷則先祖之忠誠天地之所共監也惜乎以先祖之賢遭 先王之聖卒為憸邪之所構而抱恨入地臣等每念至此不覺拊膺痛哭也夫以 先王之明豈不知先祖之無一毫私

心哉特急於鎭定袞貞輩之情而為此不得已之舉此豈 先王之志哉噫臣民無祿不享遐筭遽有鼎湖之慟其未及追復光祖者莫非 先王之遺悔也然則今日之責顧不在於 殿下乎 殿下誠孝自天愛所親敬所尊凡所以繼志述事者無所不用其極則獨於光祖可不推 先王之初心哉 先王末年上而臺諫侍從下而韋布之士交章爭論欲明光祖之無罪不為不多而其於疏中率皆循用詭激喜

事之語此豈足以知光祖哉光祖之行已處事平平
正正而指以為詭激喜事者衮貞沆其人也欲以明
光祖之志而反襲諸光祖之說亦淺乎其知光祖也
其曰變更舊章者臣等請有以辨之自古及今法立
而弊必生故三代之時亦有損益之制則損之益之
當與時宜之而所不可改者惟三綱五常而已臣等
未知光祖之所更者其三綱乎其五常乎漢儒董仲
舒之言曰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 先王

之初廢朝之餘習尚存則豈非更化之秋乎當其更
化之時苟非聖人之神化則其所以條教法令之施
豈能無痕迹哉如其有痕迹則習熟見聞以爲尋常
之人孰不自駭而自驚哉然則決不可以更化短光
祖也噫媢嫉之害萋斐之罪萬死難酬貞沆雖已伏
罪而不得正其妬罔之罪則不可謂以罪罪之也況
南袞尚以奸兇享榮考終勸懲之道果安在哉忠君
愛國之賢卒陷不測之禍妬賢罔上之奸反享富貴

之榮豈不反哉伏願 殿下察先祖之至情念 先
王之遺悔賜祭贈爵一如 先王之於金宏弼鄭汝
昌則士習幸甚國家幸甚嗚呼先祖之追奬固無益
於九泉之朽骨而臣等之所以眷眷於此者正以先
祖實乃吾儒之宗匠也自先祖之死士氣之薾然久
矣士習之淆薄甚矣至于今日正直之風息廉恥之
道喪靡靡成習貪汚成風人皆以模稜爲貴軟熟爲
賢危言者以爲狂危行者以爲僞諛佞之習有甚於

西京之末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於其間則名之以僞學之流而加以詭激之謗數十年來以此數字禁錮一國之賢人君子必使之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盛世之事而尚忍言之哉今我 殿下新服厥命四方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苟不及此時明示好惡則奸邪之徒必將彈冠相慶而為善者怠矣嗟乎當時之士無罪而橫罹者不可勝數而有如金淨奇遵之死最為誣枉淨遵皆與光祖志同道

合協力贊詒及其禍起淨禱錦山導寓牙山心知其必死而欲與其母一訣淨告邑宰乞暇覲其母子報恩而還斯可謂亡命乎導之母遠隔茂長行不得自如則登嶺望遠以寓古人陟屺之思有頃而還斯可謂亡命乎玆二臣者實欲亡命則豈有自還之理乎兩邑之宰希附衮貞之旨鍛鍊而誣告衮貞乃復攘臂肆言以為淨導自謂動法古人而卒乃亡君之命則其流之所行類若是至乃以是累先祖甚者又以不

軌之名加先祖而蔽錮　聰明可勝痛哉自古小人
之巧飾無所不至以趙汝愚之忠直亦未免於僞學
爲符謀爲不軌之諂而竄死道中則光祖之情亦可
以此而推之也伏願　殿下痛察而一雪之則不唯
三臣之魂感泣於冥冥之中　先王在天之靈亦且
喜　殿下能盡繼志之道也然而復其職申其枉明
好惡之文也愛其人尙其志明好惡之實也　殿下雖
能復三臣之職苟不察其情而愛其人愛其人而尙

其志則其所以好之者非所謂心誠好之者也雖欲
明所好惡使下之人知所趨向其可能乎此傳所謂
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也伏願 殿下留神焉
臣等俱以狂簡叨居首善之地耳聞目見慷慨於心
者非日非月矣夫以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群聚講
論者只以科舉利祿為儒者事業不知禮義為何物
學問為何事若有有志之士修身謹行抱經論心者
則群排衆謗目以為道學之邪氣指以為詭激之餘

習相與推噴而忌嫉之臣等身親見之不勝憤菀究厥所由則莫非己卯之禍有以啓之也噫僞學之黨一錮一除而趙宋之國脉滔已斷喪茲豈非今日之殷鑑耶臣等徒能讀古人之書而質貿焉不知趨向之方嘗竊思其所以致此之源而未嘗不流涕於光祖之死故謹瀝血陳辭伏願 殿下勿以人廢言幸甚臣等無任懇切之至 答曰疏意知道此人等事先王豈偶然計而處之疏再上 答曰不從之意已

盡言之疏三上 手書答曰汝等居首善之地好古而論時疏章三上辭懇義直所學之正何以加此我先王教育之澤亦可想矣然言之不從有意存焉且大學雖曰公論所在是非之定自有朝廷言是非則得矣期於定是非非諸生事也汝等姑退而更思之

於是諸生感泣而退今校 聖批曰言之不從有意存焉者盖三年無改之意隱然於其中此所以恨一世之心也〇只錄 聖批則人必不知其由故並錄康惟善之疏

仁廟御製 批答附 終

民甾記則廣求而不得必於兵亂中失之玆未能並錄

錦山郡開刊

淡允

刻手僧覺梅

幹吏戶長任得元

校正校生梁元吉

通訓大夫行錦山郡守全州鎭管兵馬同僉節制使臣李翼賓

行都事臣金文輔

效忠仗義宣武功臣資憲大夫行全羅道觀察使兼都巡察使兵馬水軍節度使兼府尹書昌君臣權愜